

老村著

又一部最新力作

畸曲

人

中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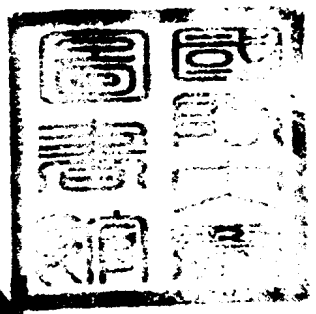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9 7818 1

老
村
著

畸

人



60215712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新登字190号

责任编辑：王 磊

封面设计：夫 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畸人/老村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4

ISBN 7-80074-853-7

I. 畸… II. 蔡… III. 中篇小说-中国-现代-选集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0128 号

畸人 老村著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30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50 千字 11 印张

版 次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074-853-7/I·324

定 价 9.80 元

故事梗概

著名作家老村继《骚土》之后，推出又一部长篇力作《畸人》，全书约25余万字，其主要内容如下：

小镇的饭馆里来了一位黄龙县剧团唱戏的女子，她是因逃婚流落到此。一班地痞对戏女子百般逗弄侮辱有加，但最终得手的还是饭馆的主任法成。

一个年过三十仍未尝过女人滋味的老童男子——饭馆的屠夫狗留自始至终目睹的一场强奸弱女子的经过，细致刻画了一颗视女若虎的畸形心灵，嘲讽世人无处不在的心理阴暗和难以割舍的窥探癖。

刘黑烂被炸掉一双腿后，失去劳动能力，妻子水花迫于生计，与法师银定一起密谋，在饭中投毒，并由儿子山山端给了父亲。父亲死了多年之后，山山成长的过程中，对父亲的死因不断的追思补充，父亲也托梦于他。他终于悟出杀死父亲的罪人就是他那不贞的母亲。

他从此处心积虑地想为父报仇，杀死母亲。母亲为他包办了一个婚姻。妻子怀孕之后，他便开始了杀母的计划。他投了毒，他被逮捕了。而杀死了他的妻子和他的那尚在母腹中的婴儿。他回头面对黄土地跪下了，他哭喊着，让他再活一次。

饥饿笼罩着鄢岗村，富富已经到了靠女人卖身维持生活的地步。女儿姜姜已十六七岁，长得也是楚楚动人。公社李书记到鄢岗村住队，与富堂女人睡觉过后，答应姜姜到公社的供销社里站柜台。鄢岗村唯一的一个能吃饱肚皮的是个痴呆儿。他饱暖思淫欲，经常纠缠姜姜。他听到李书记要让姜姜去公社里站当售货员的消息后，出于一种说不清的冲动，竟不顾一切的杀死了她。

邓连山与其儿媳乱伦所生的孙儿雷震的一次荒唐可笑的猎狐经历，告诉读者这个家庭向世人难于启齿的隐密。邓连山占有儿媳芙能时的心灵震颤；雷震与其母芙能之间不解的怨情；雷震心目中的郭大害之死；邓连山这一悲剧人物出狱回村后的一次虽胜犹败的壮举；邓连山与芙能的最后一次血性撞击。

一天早晨，鄢岗村一个男人去草窠里揽草，看见一只母狼正为一个孩子喂奶。这位男子将这个狼孩拣回人间，不久这个汉子死去。孩子的母亲是个心胸狭隘的恶婆，可以说从抱回狼孩的那天起就开始虐待这个孩子。狼孩在成长中，经历一系列屈辱和蔑视，心灵也受到了极大的搓伤。他发觉，做为一个人最宝贵的是尊严，最难以操纵的也是尊严。他生活在人群中没有尊严可言。尔后，他决意返回狼群。他模仿着狼的行为，学着狼的嚎叫，努力唤回自己的野性，并恶作剧式的在寂辽的夜晚恐吓的村民。他找到狼群，但

发现狼群并不愿收留他。

无可奈何之下，他又回到人间。希望母亲悔过，希望能得到母亲的爱。然而母亲为了击败他最后的指望自缢先死。然而，当他回到家，头一眼看见的是母亲的尸体……

- 一 窥奸 或：烟锅的故事
- 二 父亲 或：弑父杀母的现代神话
- 三 饥饿王国 或：死亡便是占有
- 四 贼娃 或：乱伦之子
- 五 斜眼狼的故事 或：狼孩的人间故事

这个汉子蹙额低首目光如炬，
他一生只可能为女人所占有……

他的母亲一向不贞 错就错在
她不该将巫人牵上了她的淫床……

那个愚人唱着一首古歌，
他看中了我绝色的妹子……

老汉想起儿媳芙能与社火的花杆，
唉，这个可怜的贼娃有福星照耀……

我是狼，我是天神之人间牧犬，
当月亮不再照亮我的牧野，那我……

.....

窥 奸

或：烟锅引起的故事

天降黑，你累的像犁罢地的牛一般，屁股沉的垂铅，腿猪娃（肚子）抽筋，一家伙蹲在接客的板凳上不再动弹。摆在你面前的是碗煎水。虽然在旁人看来无论如何你也该喝碗羊肉汤，你不，在饭馆里打囊（帮手）就有这点期头，混副腥嘴油肠子，见肉花的东西不再稀罕。照往常这时候上街的那帮肋子（街痞）早就应集聚在饭馆里。煤油灯底下，有人说笑，有人拿羡慕的眼光看着你那张油嘴。你很自在，适当地谈出一些你的高见。你肚里明白，他们这样待你无非是诱致着想捞根骨头啃，舀碗羊汤喝。但是今天没人。

没人去球！你端起缶瓷老碗喝了口水。

你眼珠瞪圆透过店门看着灰蒙蒙的街面。集市早已散伙，乡棒槌（乡下人）早已走光，街上异常地安静，只有那几条为你最熟悉对你最崇拜的黑狗黄狗和白狗这时候却像游魂一样地忙碌起来，他们夹着尾巴伸着嘴在布满砖头杂草烂菜叶碎布废纸臭猪屎的街面上寻摸。挨刀的！你很奇怪地问自己，这班贼人哪里去了？

你听见法成和他婆娘在饭馆的隔间里头点票子。你似乎看见那婆娘手指头脸儿三番五次地在厚厚的湿不拉几的嘴唇边沿蘸着，然后又急急地抹上票面，数呀数。到紧火处，那女人浑身冒汗，她干脆脱了布衫，只穿着半遮不遮的花背心。法成这时候毫无疑问地端着酒盅子，边喝边看着老婆那肉囊

囊的笑成八瓣的黑牡丹般的大脸。

果然，那女人笑起来，声音穿过墙壁直朝你耳道里钻。你觉着那女人胸口的那两座肉山和肉山下广阔的肚皮，像秋天的山洪暴发了一样，它们剧烈地摆动着翻滚着。这时候你的心缩成一团，抽搐着，有一种你说不出的感觉。

突然，你的思绪被街面上的两只狗的争吵声打断。你凝神看，只见老黑和老黄斗起来。老黑占据食物稳住阵脚发出义正辞严的警告，老黄无理取闹不善甘休，围住老黑旋磨，厚颜无耻地随时准备下口。正在这时，你听见那群肋子的笑声从街西头传过来，越来越近，一拐过街角，声音顿即鲜亮。你觉出他们是冲着你和饭馆来的。你寻思着他们为何这等张狂。突然，在狗嗥和喧笑的夹缝中一个女子尖叫起来。

女子，是的！这引起你的高度警觉。紧接着，你便看见肋子们簇拥着一个躲躲闪闪的女子进了饭馆。等待那女子站稳，你一看，惊得魂飞魄散，六神失主。说起那女子的形貌，这里有曲儿唱的是：

饥疲之色，遮不住一张俊脸；褴褛之衣，掩不住一条娇躯。投足之时，但见她风吹柳动；启唇之即，又看她仪态万方。凭谁说仙女在天，总难信。信人世光棍浪汉心里念里的，梦里欢娱的，道也成真。

面对女人，尽管你三十老几，仍然是死狗扶不上墙。你嘴张着喘气不匀，面像秕谷话都不知咋说。肋子们看你这样，哄哄笑着，说是给你送来媳妇。你借住肋子发威，端起水碗咕噜噜一气喝下去，然后将碗重重摔在桌面上。肋子们不再胡闹。其中岁数最大的根堂袖着手拿出一副正理八经的架势说：

“这女子三四天没吃饭，在街西头独自靠住树哭。一帮人围住看热闹，呜呼喊叫。看女子相势可怜，送到你这。”

听了根堂的话你心头一颤，你隐隐约约觉得这里头说不清存着一种机缘。因为昨个夜里你梦见一条小黑蛇缠住你脚脖子，你死拉活拽地将它弄不开，吓得你蝎魔连天地喊叫。早晨起来，你看着灰蒙蒙的天空，一边洒尿，一边思谋，觉着今几个不对，心想着要事事当心，说不定要跌祸。遇着这事，你才觉着奇巧，事情明摆着应了那梦。一想到这里，你来了胆子，但面子你仍放不下来。你佯装生气，说：

“根堂叔你胡闹啥哩，她没吃饭叫我该咋？”

“看着给寻点剩饭。”

“俗话说顿饭吃三茬，这年头哪来剩饭？你没听人说，‘口粮标准一百八，不敢将馍给娃娃，给了娃娃饿自家！’”

“狗留，”根堂奸笑着，喊着你的名字说，“不是叔说你，年岁也不小了，该懂点事理了。叔因咋将这女子厮赶（领）到你这，你心里大谋觉着为咋！”

“叔你不晓得，”你十分正派的扬起脸，说，“眼下的情况我也难肠。咱一个打囊的，有啥资格将饭馆的吃货随便予人？”

你刚说完，只听那女子凄凄楚楚抽泣起来。你再仔细看那女子，只见她侧身坐在你对岸的板凳上，拿一只脏不拉几的红手巾擦眼泪。你特别注意到她耳朵根子底下那白玉细嫩的三角地带，心底里怜念顿生。你站起来，伸手扯了扯她的袖子，说：

“甬哭，哭啥？我给你看着寻点吃的，你旋（稍）等片刻。”

一句话没落，肋子们嘲哄起来。这关口，根堂说：

“刘主任来了，看主任咋说。”

大家眼皮一抬，只见法成站在隔间门口，手里头拿着一串钥匙，问肋子：

“这是咋，啥事这热闹？”

根堂连忙叙述一遍。法成钥匙串铛铛响，别上裤腰，走过来说：

“娃饿到这相势还有心看热闹，有钱没钱先让娃把肚子填饱，其余事情后说。人活在世咋恁绝对，我不在就叫娃饿着？”

法成话刚说完，只见那女子拨开众人，面朝法成，扑通一声跪倒，连磕三个响头，边哭边说，谈吐颇有章法。那女子道：

“这位大叔，随便什么给俺两口吃食，俺来世当牛做马报答您的恩德。俺本是黄龙县李万鹏剧团的花旦角儿。头些时老天不测，降祸于我。团里头受制不下，跑出来，向河南老家方向去哩，落脚到这，饥寒疲惫，遇着好人，这就给你磕头！”

法成上去忙扶起，也故作斯文，说：“侄女不要客气，到叔这里，是啥没有，吃住还算方便，等你将息几日，身体灵巧，再说赶路不迟。叔为人街坊邻居都晓得，扶贫救弱，也算做一方仗义之人。先吃饭再说。”

没等那女子站起，你早已将一碗羊汤和两只火烧端上来，满面谦恭一派伺候的景象，放到桌前，嬉皮笑脸，看那女子坐下。

“诸位，”法成说，“天老实黑下，快回家，甭叫婆娘女子肢捱捱等。”

肋子们大部分都走了。

根堂和顺有知底，不动窝子，坐着吸纸烟。

法成也没说啥。

几个男人看着那女子吃饭。你当然注意力集中，她怎样喝汤怎样吃饼，一丝一毫细节你都没有漏掉。由于羊汤洗润，她这时犹显得唇红齿白。你心里颤颤抖抖，手脚没地方搁，连连干咳几次。这自然是你的老毛病老习惯了。头些年同村的大义妈曾给你介绍过一个相，人是羊甫河的女子，你见面之后不停地咳嗽，后来人家怀疑你有肺病，不情愿了。因此你蒙受不白之冤。眼下你忘记教训，老毛病又犯，你自己没有觉着。这其间法成婆娘出来，和法成说话，又和那女子唠叨一番。法成支使婆娘收拾客房，婆娘去了。事实上这一路过往客人，晚上住宿大都在饭馆里头，这街上人都晓得，没有二话。

这期间你才突然记起吸烟。你从腰里抽出烟锅，扎扎实实按了一锅烟末，凑近油灯点着。吸之前你还特意将烟锅放在灯下看了几看，意思是想让那女子瞅见你这根菜瓜条般粗细大小的传家宝。因为你心里明白，它黄里透白细嫩柔和的羊脂玉烟嘴和泛射着肉红色光亮的铜烟锅脑儿配在一搭的确是杆白脑红美妙无比，可以说是世间稀罕天下无双。平时日头底下，你在饭馆的门坎里头坐着，嘴里噙着它款然进出，大腿压住二腿徐吐青烟，一时间你悠悠晃晃十分陶醉。你明白你招徕过多少闲人围观。即是不可一世的李书记一日间遇着也登时眼光发痴，索要在手把玩许久不舍丢开，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你呢，当时也确实觉着自己气壮山河一派不凡，身价霎那间抬高许多。如今你在灯底下非常骄傲地猛吸几口，回头原位坐下，再满怀信心地看那女子。这关口你又咳嗽。有顺说你懔（害怕）得咳嗽哩。几个男人哄堂大笑，你也跟着

笑了。你看那女子也特意抬起开始泛着红润的脸子，嘴里边嚼，朝你婉尔一笑，好像和你早就有过私下的密约幽会，此时间心照意会一般。你甜到心底，紧咬烟锅，觉着有生有世以来没有见过比她更漂亮的女人。

她嚼完两口火烧，捧起碗将最后一口羊汤分三次小口喝下。你看着她放碗筷时手指和手腕弯曲的姿势，心旌大动，你觉着仅这一点就让你心悅口服并在脑子里记一辈子。你心心念念，她真不愧是个唱戏的演员，动做起来和寻常人家的女子比较是不相同，既大方又好看，美得太太（非常）。

那女子碗刚放下，你就觉着桌子板凳铿里铿哪一串乱响，几个男人纷纷动势，朝那女子围上去。自然，你在还没明白出了啥事的情况下也没例外，看情况紧跟住动弹。那女子正用红手巾擦嘴，听见响动吓得浑身一颤，抬起头拿她那双又细又亮的眼睛半是惧怕半是央求地看你一眼。你登时止住，弯着腰，像是有啥魔法将你固定住一般。这时候，首先挤到女子身边的是法成，他紧忙喊叫起来：

“恁咋恁咋，个个像饿虎扑食一般恁咋？”

听见喊，顺有将隔桌探过去的手紧缩回去；根堂将贴在那女子后背上的肚皮也闪到一边。你看到法成气势汹汹地四岸一看，听他又说：

“放规矩些，人家女子是剧团的演员，大场面上下来的。不是咱这山村野洼的粗糙婆娘，随你想咋就咋。也是这，大家都坐好，听人家女子给咱几唱段曲子！”

“对，”顺有也说，“唱段曲子比啥都好。”

你缓过劲来，回头又是原位坐下，瞪着一双老虎眼，挣着一张橡皮脸，扶正烟锅，拾掇听戏。一切指望全放在那女

子脸上。

女子听说要让她唱曲，肢拧一番，怯生生地手儿扭在一起，仰着脸小声小气地说：

“大爷大叔，我饿了三天，身软气短，当真是唱不上来。大爷大叔要听，改明几个吧！”

“你刚吃过羊汤烧饼，”根堂说，“随咋也得唱一段，甭叫刘主任和我几落空。”

女子埋着头，仍是不依。

法成表面看正襟危坐，手底下却非常狎昵地捅了那女子的腰肢，这你看在眼里。你听法成说：

“好赖唱上一段，把这几个贼打发了；要么这几个贼但若动手，叔可没方止住。你把这几个贼细看，个个日眉睁眼的，不是东西。唱不唱你自家掂量，叔都是为你好，怕你吃亏才这相说。”

法成对那女子边说边拿手指头点你，好像你就是他说的土匪一类敢做敢为的角色。你噙着烟锅喜上眉梢。在那女子无比吃惊的注视里你转过脸看着饭馆墙上那张“三面红旗好”的图画。

那张画上说来也怪，一个工人和一个解放军中间夹着一个女人，他们手里都拿家伙，从表面上看分不出谁和谁是夫妻，似乎像是一女二男的样子。这张画在饭馆的墙上贴了许多年代，简单说比你进饭馆打囊的时间更长，你没来前它就在了。饭馆里你但清闲总是噙着烟锅看着画上那个女人解闷。你非常不解的是描画的人为啥不多画一个女人，两个男人争一个女人随咋说都不是滋味。也许就是咱们中国女人太少，要么，时常街上转悠的咋来恁么多的光棍？你觉着这也许就是

其中的道理。每想到这里，你打光棍多年的苦闷随之也就有所排解，有所慰藉了。现在这时辰尽管人家那女子低着头默不作声并不看你，可你仍觉着脸皮发热，似乎她仍在看你。

你看着墙上的画思谋着。你突然发觉，墙上的女人胆大脸皮厚并不招你喜爱，对岸那女子胆小脸皮薄却让你爱得心疼。想到这，你一家伙心里亮堂了：

嗨，妈日的这才叫过日子的女人哪！

你转过脸放开胆子看那女人，只见灯影底下法成正面朝你斜着个眼子一手在暗处向那女子腰窝里揣摸。那女子并不动弹，由他张狂。面对这种情况，你的心里头好像砖撞了，一阵抽搐，不由得你喊起来：

“唱，还是不唱？快言喘！”

那女子吓了一跳，抬起头看你。法成也急忙抽回手，对那女子温和地说：

“好侄女，我看你还是听叔说，狐球马屁地唱上一段，把他几打发了。你晓得他是啥号人？”法成指着你，道：“他说来就算是这街上的头号二球，牛脑上的跟头歪桃桃（厉害人），你但惹他着（生）气，非动手将你裤裤扒了不成。”

根堂顺有也跟着帮腔，说你是无赖是流氓，催那女子快唱，不唱没有好果子吃。女子狠狠瞪你一眼，紧跟着眼泪流出来，浑身抖动着说：“不唱就是不唱，你们几个大男人说咋也不能强迫俺一个女人家！在剧团里就是因为强轼俺俺才跑出来，没想到到这小地址也强轼俺！”

那女子边说边看你这倒使你有点慌张，但你表面上仍装得没大事似的，厚着脸，拿着烟锅一动不动。这时候你方发觉烟锅早已熄灭，你趁势站起来凑近油灯接火。

突然，灯火一摇，灭了。

你觉着有股风从顺有那边过来。是他吹的，这熊心瞎。

你眼前一黑，听到耳朵的马上就是挤挤擦擦咋哩踏啦的脚步和板凳响声，跟屁股又是那女子蝎魔连天的尖叫。这关口，你已经发觉自己不能磨磨蹭蹭不到点上。你忙着收了烟锅，争先恐后，也不管面前是啥，只照准那发出响声和尖叫的黑暗处扑去。你伸手一摸，是个人屁股。你凭感觉知道是个男人的，也许他的主儿就是根堂。你紧赶换了一个方向。你觉着手底下挖抓到的又是一堆乱马交枪的男人胳膊和腿。面对这种情况你尽管已经知道已经接近目标但还是急得头上冒汗。因为你晓得和法成根堂顺有这伙刀客做事，一分一秒都不能迟缓。待他们占据有利地形，你就干瞪眼只有站在一边咽涎水的份了。你不顾一切奋勇向前，头朝底下一刺，伸手又挖上去。你第一感觉就是头又钻到谁腿畔底下去了。你的肩膀顶的是一根桌子腿，手抓的是一根男人的腰带。这时候你便有些急躁。你骂了一句什么，用头朝天只是一拱。那女子颠豁的声喘你觉着就在你耳畔一样。你心慌气短，一把搂上去，是一条细腿。

这时候你兴奋地直颤抖。嘿，女人的腿儿岂至是光绵！

你搂定这条细腿腾出另一只手由属于细腿的裤筒里插进去你觉出腿的温度皮肤的滋味。霎那间，一股异样的感觉，象是陶醉象是梦魔一样由那只手掌直流到你的心里。简单说是象被电击一样。你无比自豪无比骄傲。你知道，从今往后无论是谁也再不敢说你没有尝过女人的滋味！

此时此刻是你历史性的转折！

你终于洗刷掉在众多男人面前让你感到的心心念念的那

耻辱的童男标记，在喧嚣与骚动中获得新生！就这！

女人的那种独特的气味，使你忘乎所以。

但是，你手前面有另外一条腿压着。

你拼死拼活也没能够向前进展一寸，这便是你的悲剧。

这时候，你不知从那里来了力气居然将那条在你看来平日根本无法搬动的大腿用空闲着的那只手高高举起，另一只关键的不能再关键的手向前一伸，你摸到了一片稀糊糊的粘液。这让你大吃一惊。就在这当口，你突然听见一声霹雳般的喊声朝你几头上扔下来。

“好熊势，你几这伙鬼鬼子嘲疯了，寻得受法哩！”

这是法成婆娘在喊叫。随着喊叫噗哧一下洋火擦着，灯亮了。

你几都愣住。

这时候你看见那女子和法成就在距你不远的墙角底下，法成就搂她在怀里头。一瞬间你发觉你搂的细腿并不是那女子的，而是顺有的。

哎哟，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腿呵，小儿麻痹，将顺有这杂种折磨了大半辈子，上面皮癣如鳞肌肉松沓。平日里看着都觉得恶心更别说是抱在怀里。而他，你不是不知道经常是厚颜无耻地将裤筒抹到大腿根子下，由它赤裸裸地暴露在炎炎烈日下的饭馆墙旮旯里，让众人随意参观。

就是根堂这老东西眼下也比你强，你看见他一只手在那女子的大襟下面。顺有人家搂的也是一只真腿，他的脸就枕在那女子的大腿畔上，咧着个嘴，像是抽了洋烟。

这当口你紧忙慢慢地抽出手准备立起，但还是被法成婆娘瞅着了。她咯咯地大笑起来像是压蛋的母鸡一家伙蹲下不